

# 一半 尘 一半 梦

梦醒  
著



Y I C H E N B A N M E N G

# 一尘半梦

梦醒——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尘半梦 / 梦醒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 
2019.1  
ISBN 978-7-5598-1376-3

I. ①一… II. ①梦… III. ①音乐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 
IV. ①J605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686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 )  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: 421008 )

开本: 889 mm × 1 194 mm 1/32

印张: 7.5 字数: 170 千字

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梦醒，原名孟醒，1990年3月生于河南叶县。乐评人，一个不自由撰稿人，试图在音乐和文字的一方天地中寻得辽阔与自由。

本书通过对张楚、老狼、李建滨、张浅潜、丁薇、筠子、姜昕、尹吾、莫染、周云蓬、左小祖咒、李志、赵雷、陈粒、陈鸿宇、苏阳、旅行者、万能青年旅店、李寿全、草东没有派对等四十多位音乐人和乐队的叙述，与读者分享好歌曲，追忆一代人的青春往事。

策 划 人/ 刘 春

责任编辑/ 余慧敏

助理编辑/ 郭 静 经 纬

责任技编/ 李春林

封面插画/ 夏小茶

封面设计/ 邵 童

投稿邮箱/ [hipoem@163.com](mailto:hipoem@163.com)

诗  
想  
者

H I P O E M

## 目 录

### 第一辑 不是随便的花朵

- 003 贺兰山下的那些“花儿”
- 009 活在1988
- 015 张楚，一颗不在绳子上的珍珠
- 023 你若是嫁人不要嫁给我
- 029 草木一生，欢喜圆满
- 033 偏向故纸堆里寻真意
- 039 让我们一起溜出时代的后门
- 043 孩子，叫你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
- 046 此间的少年
- 051 民谣的春天还没到来
- 056 他们才是中国民谣史上的传奇

- 061      一个无法长大的人
- 064      在血肉模糊里也要开出花
- 068      一只离群的鸟
- 072      有些人一生只出一张专辑就够了
- 077      他只唱65亿分之1的诗与歌
- 081      千山万水，到头总要喝这一杯
- 086      四十岁的丁薇，二十岁的初心
- 090      更行，更远，还唱
- 096      她是一只灵魂出窍的蝴蝶
- 102      我是时间的新欢
- 105      雨天适合听程璧
- 111      和“丢火车”一起成长
- 115      我们坐在灯上，相互取暖
- 120      你不是随便的花朵
- 124      如同少年不惧岁月长
- 129      男孩看见野玫瑰
- 133      听他的歌会梦见大海和星光
- 136      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
- 140      8又二分之一



## 第二辑 不为斗粮拉马车，却为风声过万重山

- 147 做那个为了风声过万重山的人
- 150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，从此仇深似海
- 153 谁不是洞若观火，又心甘情愿地陷落
- 156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
- 160 十年后，所有的事都只是下酒菜
- 163 你是永远都不会说爱我的哑巴
- 166 陌生的人，请给我一支兰州
- 172 罗布泊，如今我只能在民谣里想象你
- 176 来 信
- 180 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
- 184 妈妈，民谣会好么

## 第三辑 恋恋风尘

- 193 白衣飘飘的年代
- 196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
- 203 生活从来就不是我们能看懂的事



## 贺兰山下的那些“花儿”\*

学生时代，男生追女生，拿把吉他弹首歌，可以说是相当浪漫，这一招儿也总是很管用，弹奏的歌当然都是流行类的情歌，或者是老狼、朴树等人的作品。听说有个哥们儿神了，靠一首苏阳乐队的《贤良》追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，后来两个人还真结婚了。

这样的事听起来有点玄乎，但我觉得这也证明了苏阳乐队的魅力。姑娘会被苏阳乐队的作品征服——这倒太正常了。他们作品里蕴含着的那股动人的力量的确令人无法阻挡。

听苏阳乐队很多年，印象里他们一直是默默创作，在音乐的世界里不断地探索。后来，是哪一年来着，知道苏阳乐队演唱的那一版《官封弼马温》的MV成为电影《大圣归来》的宣传片，备感欣慰。这样的事件意味着他们往主流的世界又靠近了一步。如此优秀的音乐团体需要被更多的大众看到和了解。

大学时代一起听苏阳乐队的朋友，大家曾经兴致勃勃地说要一起旅行，去看看壮观的黄河上游，去看看逶迤的六盘山，去感受宁夏平原的壮美和辽阔，去听听最纯正的宁夏“花儿”。年少的约定虽然最终没有实现，但对宁夏的那份痴爱倒是一直没变。

曾经听着苏阳乐队的《贺兰山下》在本子上写下一首小诗：

命运黯然垂挂在行囊的一端

十月

引领我到更北的北方去

故乡和墓园统统向后倒退

贺兰山直指苍穹

桦树的阴影覆盖我的身体

雀鹰穿过青铜色的峡谷

浪游者的灵魂

飘荡在丘陵与河谷之间

新嫁娘的红嫁衣红过天边的火烧云

是苏阳乐队的作品引发我很多不着边际的遐想。每每都会被打动，那是一种脚踩在夯实土地上的真实感受，一种融合各民族音乐精粹的新民歌，不拘泥于以往的民歌形式。热爱苏阳乐队的人，听歌的感受并不相同，但拥有相似的感动。

朋友跟我说他每次喝醉的时候都会听苏阳乐队，每听必哭。他是宁夏固原人，在深圳待了很多年，他说每次思乡的时候都

特别愿意听苏阳乐队，听歌的时候，童年和故乡的一切都会浮现在眼前，歌声带给一个思乡人无限的慰藉和陪伴。

听苏阳乐队的确是会被震撼到，哪怕你并不了解大西北那片土地，但是当西北民歌宏大、苍茫的调子，夹杂着摇滚的激情与热度扑面而来时，你很难不被打动。假如你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耕作的人，会感到这样的歌声就是在你身边唱的，接地气儿，汇聚天地草木的灵气，带着赤子的热忱和诚挚。他们将传统的秦腔改良，保留秦腔里部分板腔体声腔，也继承了秦腔精髓的部分——激越、高亢、深沉的感情，欢音腔则极其明快、喜悦，在《劳动和爱情》《牛拉马车》等作品中，这些特色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除了秦腔，还更多的将“花儿”这种传统民间音乐重新解构，嫁接进民谣、摇滚，将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和演绎手法与之相糅杂，创造出一种属于“苏阳乐队”的全新音乐语言。唢呐等传统中国乐器的加入，也让苏阳乐队的很多作品变得更加立体，多了种接近天地、接近劳动人民的亲切。

其实苏阳作为苏阳乐队的主唱，最开始的创作和歌唱风格并非如此，在银川长大的他自然受了很多地域音乐、民俗文化的影响，但最开始做音乐时，他还是更倾向于单纯的摇滚和重金属。2000年以后，他的音乐风格才趋向多元化。而组建了苏阳乐队以后，他们才真正将民歌的创作和唱法更多地糅合进了作品里。早在十几年前，中央电视台拍摄专题片《民歌中国·新民歌》时，就曾专门拍摄过苏阳乐队，可见他们在新民歌这个

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力。

苏阳，一个很值得现在的音乐人学习的乐队，一群像野孩子一样有自发的文化担当的音乐人。中国民间音乐存在太多珍贵而即将消逝的东西，这些需要新一代音乐人去记录，去再创作。不难看出他们所走的那条音乐道路是艰难的，出道以来作品寥寥。但我相信他们一直以来从未放弃对音乐创作更高层面的尝试和探索。最珍贵的是在作品中你能嗅出真实的大西北黄土和山川的味道。他们赋予音乐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地域内涵，音乐本就应该是多元的，是可以跨越地域和时代的。不是越新越好，也不是越旧越好，能够打动人、经得起时间汰选的才是真正的好音乐。

在苏阳乐队的作品里，有宁夏土地上父亲母亲的故事，有乡亲的身影，有海涵着大西北的江河湖泊，更有宁夏“花儿”的亲切乡音。带点幽默感的作品听起来又常常让人不禁笑中带泪。朴实、稚拙，渗透出令人着迷的独特的宁夏文化。

浓重的地域特色、跳跃的节奏、浑厚质朴的嗓音、充满原生态的味道……身处钢筋水泥的城市，听着媚俗的流行歌曲，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还会被什么所打动，直到发现好的音乐总能一再触动心扉。这世界，有人随波逐流，就有人坚守自我；有人选择遗忘自己的根、忽略文化的魂，就有人自觉地去记录这些最宝贵的东西，以音乐或者其他形式，记录他们生长的土地上像草一样以顽强姿态生活的人们，卑微却强大的生命，动人的生活场景，在天地间千百年来坚韧不拔的一木一草，

黄河的水，宁夏川的风沙……

听《凤凰》的时候，甚至能听出眼泪。有些东西因为真实而动人，脱离了矫饰和狭隘的个人世界。听完，你会发现这世界竟是如此广袤而充满神奇魅力，值得心灵为之震颤的东西太多了，而我们竟然一直困囿于被小小荆棘划到就呼天抢地的怪圈里。

热爱宁夏，热爱贺兰山下那片走出了无数传奇歌手的可亲可爱的土地。并非枉认他乡为故乡，而是这曾被历史的暴风雨和无数生死故事所敲击着的土地，实在太打动人，让苏阳乐队他们爱得深沉，也让我爱得深沉。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这样的诗句在年少时是会容易因为无知、不解而不屑的，成年后读懂了，才会被打动。

最好的音乐，并不刻意标榜什么，也并不叫嚣着拯救中国传统音乐。就像苏阳乐队一样，他们只是用心灵去感知、去创作，剥离与音乐无关的浮华，把最接地气儿的作品呈现到听众面前。

流传不衰的永远是离心灵最近的吟唱。以摇滚的名义或者外衣伪装自己，牟取名利金钱的音乐人很快就会被湮没在奔流不息、不断变幻的世界里。而只有真正的赤子之作，才能被留下来。

宁夏，贺兰山，千年传唱的“花儿”，虽是我生命中不曾有过的体验和记忆，离我的故乡那么遥远，却在苏阳乐队的作品里像西北的阳光一样照亮我，使我爱上了那遥远、深重的土地。那些在黄土地上耕作、唱歌的西北人民有着朴素的容颜和丰富、强大的心灵，还有动听的歌声一直流传。就像苏阳乐队在《像

草一样》中唱的那样：听我像风中的树叶为你歌唱，这歌声啊是黑夜做的衣裳，你听见我的心跳和血在流淌……

贺兰山，一个念起来就令我态度庄重的词语，一片平实厚重充满故事的土地。岁月变迁，万事万物生死枯荣，不管历史怎样幻变，总有些故事和情感亘古不变，带着苍郁的质感，裹挟着别样的旋律走来。

听苏阳乐队的歌，会把你从缥缈的高空拽回到结结实实的大地上。这里有皴裂的土地，苍茫的落日。苍穹在上，平淡真实的生活在下。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之所以会被传唱，之所以能打动人，是因为这里的人有坚持、有信仰，有爱或者坚韧的东西去抵御祖祖辈辈千百年时光的流转、桑田沧海的巨变。

“谁终将声震人间，必长久深自缄默。”（尼采）他们是一群音乐的赤子，曾经赤贫或者说贫瘠，但在音乐的世界里，他们却是富有的，能出生在贺兰山下，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传承西北民歌文化千年的精髓未必不是幸事。

希望他们一直一直唱下去，唱那奔腾不息的黄河，席卷西北大地的风沙，劳作的人们，失传已久的西北歌谣，飞在原野上不倦的鸟儿……

\*“花儿”是流传在中国西北部甘、青、宁三省（区）的汉、回、藏、东乡、保安、撒拉、土、裕固、蒙古等民族中共创共享的民歌。在“花儿”对唱中，男方称女方为“花儿”，女方称男方为“少年”，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成为民歌的名称。



手机里一直存着一首歌——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，只是不太敢听。

冰凉的月光洒进来，屋内的空气好像凝固了。我听到一个40岁老男人好像是在醉酒后说不清楚话，自言自语地带着哭腔，大舌头，向不在身边的爱人发问。

黑暗中，我被这样的声音搅得心里痛起来。月亮好像是苦的，这样的深夜，这样一把粗粝、呜咽的声音是残酷的，听来有些辛辣。

赵已然，一个宁夏的老摇滚。虽然我从未去过宁夏，但对那片厚重的土地却有着无限充沛的感情，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和厚重的热爱。也许是因为这片土地孕育了太多有力量的音乐和很多好的民谣歌手。

我曾经有一份工作是做博物馆和展览馆的陈展策划，有一次就做过赵已然的故乡宁夏中卫的一个项目，当时对那片土地的了解都来源